



邁向開放？抑或走入封閉？

東協主義與十加三的發展

吳瑟致

(國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摘要

東協於每年固定依序召開東協高峰會、十加三、東亞高峰會等，先召開東協高峰會以合乎共識原則，是一種內向型發展；十加三與東亞高峰會再次依序舉行，除了反映出區域大國間複雜的政治角力因素，也顯示東協「半開放性」的特質。東協拓展與其他周邊國家的合作關係，並逐漸擴大會議參與者的規模，凸顯東協影響力擴張的事實，以及東協極力主導區域合作的意涵。因此，本文試圖了解東協在東亞區域合作中的角色，其中包括從十加一、十加三的發展途徑來看，東協與日本、韓國、中國等三國的互動關係為何，以及東協如何扮演在軸與輻中的角色；除此之外，東亞區域化發展必須面對許多挑戰，各國之間的歷史問題與政治矛盾，以及經濟發展程度差異，加上區域外的大國因素(例如美國)，都可能對十加一與十加三的發展造成衝擊，甚至制約東亞區域合作的進展。

關鍵詞：十加一、十加三、東協主義、區域主義、區域整合、軸與

輻



Advance to open or closed? The Development of Aseamism and APT

Wu, Se-Chih

(Ph. D. Candida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ASEAN holds ASEAN Summit in every year, APT, East Asian Summit, ASEAN holds ASEAN Summit to conform with the mutual recognition principle first, is one kind of internally oriented development, then ASEAN holds APT and East Asian Summit that reflects the complex political factors between great states in the region, and also to show that ASEAN has “half openness” characteristics. ASEAN cooperated with other surrounding countries and enlarged meeting scale, as well as ASEAN leads the region cooperation. Therefore, the article attempts to understand that ASEAN how to play the role of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n region, and looking from APO and APT development to analyze relations or interactions between ASEAN and Japan, South Korea, China, as well as ASEAN how to act the role of hub and spoke. In addition,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ization in East Asian will face many challenges, including the histories questions, political contradictories and the differe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 especially the factors of great states (e.g. US), that will impact to the development of APO and APT and even restricted the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n.

Keywords: APO, APT, Aseamism, Regionalism, Regional Integration, Hub and Spoke



壹、前言

「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時代，多邊談判難以達成「貿易自由化」(Trade Liberalization)的共識，導致國家轉為對區域合作的重視，¹區域內國家透過合作來因應全球化帶來的影響，不但深化了「區域整合」(Regional Integration)，形塑了「區域主義」(Regionalism)²的發展。東亞各國自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開始正視區域合作的重要性，加上歐美區域整合的成效，促使東亞各國正視區域合作的重要性，推動東亞區域合作的聲浪不減反升。³東亞合作的形式多元，部分國家提出建構「東亞共同體」(East Asian Community, EAC)，甚至欲建立「區域間」(Inter-region)合作，印度、澳洲、紐西蘭等國紛紛表示加入的意願，顯示東亞地區合作蘊含龐大的經濟實力及經濟誘因，吸引非東亞國家的參與，是全球區域整合關注的新焦點。

回顧全球區域合作的發展，不同地區具備不同的發展條件與背景，呈現出與其他地區相異的合作經驗。⁴東亞政經背景與西方差異甚大，發展出具獨特性的國家互動模式，尤其近年來，經濟全球化加速了東亞各國積極推動區域整合，其中，1990年代開始，「東南亞國家協會(簡稱東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透過不同模式的途徑，與區域內國家建立經貿合作關係，例如「十加一」(ASEAN Plus One, APO)、「十加三」(ASEAN Plus Three, APT)

-
1. Jagdish Bhagwati,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at Ris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58.
 2. 區域主義主要是一種由上而下的制度建制，正式透過政府間協商的協定，以及有制度性的機構。「區域主義」不只強調地理上的連結，更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制度等各方面的連結，透過發展過程來追求共同的價值、認同與規範。請見 Andrew Hurrell, "Regionalism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n Loui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l eds.,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39-45.
 3. Mark Beeson, "The ASEAN Plus Three and the Rise of Reactionary Regionalism,"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5, No. 2 (August 2003), pp. 254-268.
 4. Barry Buzan, "The Asia-Pacific: What Sort of Region in What Sort of World?" in Anthony McGrew and Christopher Brook, eds., *Asia-Pacific in the New World Or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 73.



等，甚至是「十加六」(ASEAN Plus Six)，是東亞區域主義發展的主要推動力。東亞各國十分重視與東協建立合作關係，每年召開的「東協高峰會」(ASEAN Summit)、APT、「東亞高峰會」(East Asia Summit, EAS)等已受到全球的矚目，東亞合作不但深化區域內對整合的共識與區域意識，「東協主義」(Aseanism)⁵更成爲東亞區域主義發展的主流。⁶

過去東亞區域合作的研究文獻顯示，若能深化「軸與輻效應」(Hub and Spoke, HAS)的互動，即能有助於貿易自由化的發展；⁷然而，HAS的建立是否有利於推動東亞區域經貿整合？則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針對東亞區域合作中，相關研究提出日本與中國分別扮演「軸」(Hub)的角色，形成東亞整合的「輪軸」(East Asia Bicycle)。⁸當然亦有人認爲東協才是東亞整合的軸心，只要東協有心企圖扮演主導的角色，是有助於東亞進一步的融合。⁹亦有人認爲東亞合作存在「義大利麵碗效果」(Spaghetti-bowl Effect)，多種合作形式容易在區域內形成「障礙」(Blocks)，不利於區域整合的深化；¹⁰但是，吾人認爲東

5. 東協主義屬於半開放性的區域主義，因爲東協既積極與東亞各國甚至區域外國家拓展合作關係，又保持其自身的獨立性，因此，在成員範圍仍堅持侷限在東南亞地區國家，這當然對建構區域意識與凝聚力有十分大的幫助。吳瑟致，**中國大陸經濟崛起對東亞區域主義發展之影響**（花蓮：國立東華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頁125。
6. 迄今在東亞地區的區域主義還包括：亞太主義 (Asia-Pacificism)、東亞主義 (Asianism)。針對東亞區域主義發展的論述，蕭全政教授對區域主義之分類，有助於相關研究的進行。蕭全政，「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與臺灣的角色」，**政治科學論叢**，第14期（2001年6月），頁201-222。
7. Joseph D. Alba, Jung hur and Donghyun Park, "Effects of Hub-and Spoke Free Trade Agreements on Trade: Panel Data Analysis," *ADB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127 (October 2008), pp.4-14.
8. Richard E. Baldwin, "The Spoke Trap: hub and spoke bilateralism in East Asia," *CNAEC Research Series 04-02*, Kore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December 2004), pp. 37-38.
9. 張錫鎮，「東亞地區一體化中的中一日一東盟三角關係之互動」，**東南亞研究**，2003年第5期（2003年10月），頁36。
10. 義大利麵碗效果是指在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和區域貿易協定，各個協議的優惠待遇和原產地規則，都具有保護色彩的措施如義大利麵般相互糾結，對於多邊貿易體系可能有負面的影響。可以參考：Jagdish Bhagwati, David Greenaway and Arvind Panagariya, "Trading Preferentially: Theory and Policy,"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08, No. 449 (July 1998), pp. 1128-1148. 區域存在多種合作模式容



亞合作無法完全直接透用其他地區的經驗，不一定單由一個「超級軸」(Super-hub)的角色主導東亞合作的進行，而可能由數個主要國家合縱連橫，其中，APO即呈現「多軸」(Multi-hubs)的合作模式，此凸顯東亞合作的特徵。¹¹

除此之外，東協是否為東亞合作的軸心？東南亞國家多元複雜，東協是否能以單一國家看待？則令吾人質疑；以及東亞內主要國家(日本、中國、韓國)的政經實力穩定，是否可成為軸的角色，東協該扮演何種角色，此乃本文欲分析的焦點。本文的章節分布將以 APT 的發展與變動為研究主軸，觀察東協在區域化過程中的角色，並分析 APO 的發展過程中，不同國家的互動關係，以及東亞區域主義面對區域內、外權力與利益交錯的影響，進一步探究東亞區域整合之未來展望。

貳、東亞區域主義中的東協主義

二次大戰後，國際體系呈現兩極體系對抗的冷戰局勢，1954年與英國、法國、澳洲、紐西蘭、巴基斯坦及東南亞兩國泰國、菲律賓等七國組織了「東南亞公約組織」，其目的是為了防堵共產主義勢力滲透東南亞地區，是冷戰時期的政治性聯盟組織。1961年7月由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組成「東南亞聯盟」，其目的是為了加強非政治性合作，為加強區域內的經濟和文化領域的發展與繁榮，是區域主義在東南亞地區的第一次實施經驗。隨後又由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三國組成「馬菲印多」，在其成立宣言中強調加強相互間的經濟、和平與安全的承擔責任，但其真正目的在於擴大馬來族在區域內的影響力。以上兩個東南亞區域性組織雖多名存實亡，但是從歷史的發展來看，這兩個

易相互對立，以保護自我的利益。Patricia Tumbarello, "Are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in Asia Stumbling or Building Blocks? Implications for the Mekong-3 Countries," *IMF Working Paper*, WP/07/03 (March 2007), pp. 13-14.

11. Soo Yuen Chong and Jung Hur, "Small Hubs, Large Spokes and Overlapping Free Trade Agreements," *The World Economy*, Vol. 1, No. 12 (December 2008), pp. 1625-1665.



區域性組織對東南亞地區建構區域主義具體的貢獻。¹²

1960年代開始，東南亞地區進入了區域主義發芽階段，除了前述兩個主要由東南亞國家成立的區域性組織外，1967年8月8日於曼谷成立了東協，初期有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泰國等五國成員國，在成立宣言上指出對所有東南亞地區國家開放參加，東協的成立意味著區域主義在東南亞地區正式形成。東協的成立有四個主要方面來探討，首先，東南亞地區本來就是多衝突地區，爲了協調區域內爭端及加強區域內團結，東協透過多種協商手段促進諸多矛盾得以和平解決或淡化相互間的衝突，例如沙巴主權問題於1987年得以圓滿解決。

其次，東協推動區域合作與聯合行動，東協國家認知東南亞地區內多屬於中小型國家，必須透過合作來增進區域的聯合行動。1971年11月東協通過「東南亞和平、自由和中立區宣言」，表達了東協反對外來力量對區域內的干涉，持獨立自主處理區域內事務的決心。¹³1976年東協第一次高峰會議中通過了「東南亞國家協會協調一致宣言」，提出擴大東協在經濟、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合作，爲東協的經濟合作立下基礎，包括糧食、能源、工業、貿易等領域的合作；甚至對國際商品貿易問題和有關全球經濟問題都採取共同的態度，具體例子如於1973年與日本成立合成橡膠論壇、1980年與歐洲共同體簽署貿易合作協議等，合乎東協「全體一致」共識決的原則。1977年東協通過「東南亞國家協會優惠貿易安排協定」，爲東協的貿易合作制定了發展方向，且提供基本產品貿易及工業企業、合作企業等產品的優惠安排。¹⁴

12. 四大貢獻有：(1)培養了東南亞的區域意識，區域意識已在東南亞地區醞釀；(2)促進了東南亞區域團結，許多東南亞國家改變了原本不結盟的立場，對以後解決區域內障礙與促進團結有正面意義；(3)增強了東南亞區域合作感，過去「東南亞公約組織」大多接受區域外國家提供資金與技術，之後有「東南亞聯盟」與「馬菲印多」的成立，在經濟、社會和文化上展開諸多協商，增強了成員國的合作認知；(4)東南亞區域合作機制的形成，在層級分工的工作機構與協商機制的建立，以及成員國地位平等的原則下，奠定了東南亞地區進一步合作的基礎。參閱：張錫鎮，*東南亞政府與政治*（臺北：揚智文化，1999年）。

13. Gloria O. Pasadilla, "East Asian Cooperation: The ASEAN View," in Zhang Yunling, ed., *East Asian Cooperation: Searching for an Integrated Approach* (Beijing: World Affairs Press, 2004), pp. 217-247.

14. 同註11。



第三，強化「東協意識」與「東南亞意識」的建構，尤其是1976年簽署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條約內容不限於只能是東協國家參加，另聲明對東南亞地區其他國家開放加入。¹⁵第四，完善東協組織機制的建立，使區域主義發展得以保障，東協在成立時即著手組織建構工作，且不斷加以調整與改善，於1976年簽署「成立東南亞國家協會秘書處的協議」，在印尼首都雅加達建立東協常設秘書處（又可稱東協秘書處），以及各種領域的首長會議定期召開，甚至高峰會議已於1992年開始成爲正式會議。¹⁶

1999年4月隨著柬埔寨的加入後，東協正式由全東南亞國家所參與的組織，成爲一個擁有十國成員的區域性國家組織，這是區域主義在東南亞地區發展的一個重要里程碑。¹⁷東協的機制運作較APEC完善，有國際組織具備的機能，且東協對國際事務與堅持保持自身獨立的態度，不受成員以外的行爲者所影響，在大國之間採取「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戰略，保持中立身分。¹⁸「共識」（Consensus）與「協商」（Negotiation）是東協運作的原則，針對政治問題必須會員國皆同意方能通過，就設定此運作原則的本意認爲對內有助於小國權益的維護，對外則易於取得共識。

東協對經濟議題較具彈性，例如促進內部經濟合作的新模式「成長三角」（Growth Triangle），所謂成長三角是指三個以上地理位置相近的國家或地區設立經濟合作區，以實現產業、貿易、投資、資源的互補與便利性合作。新加坡、柔佛州（馬來西亞）、廖島（印尼）等組成東協南成長三角；印尼、馬來西亞、泰國等建立東協北成長三角；汶萊、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等組成東協東部經濟成長區；泰國、

15. 同註 11。

16. 同註 11。

17. 東協的成員以東南亞國家爲限，目前有包括菲律賓、越南、寮國、柬埔寨、泰國、緬甸、馬來西亞、新加坡、汶萊、印尼等十國，巴布亞紐幾內亞與斯里蘭卡是觀察員身分。東協的共同原則包括：互不干預成員國內部事務、和平解決爭端、尊重各國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等。Amitav Acharya,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and the Problems of Regional Or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 71.

18. Jing-dong Yuan, *China-ASEAN Relations: Perspectives, Prospect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Interest* (Carlisle,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06), p. 47.



寮國、緬甸、中國雲南省則組成黃金四角經濟合作區等等，其中以東協南成長三角最具代表性。¹⁹

在經濟合作方面，於 1992 年簽署了「加強東協經濟合作框架決定」和「共同有效優惠關稅協定」，決定在 2008 年將東協國家的關稅降至 5% 以下，並成立「東協自由貿易區」(ASEAN Free Trade Area, AFTA)，此為東南亞區域經濟合作運行方向奠定了基礎，進而對東南亞區域經濟整合與提升國際競爭力有很大的幫助，有助於各國參與國際分工體系，並對國內調整產業結構、經濟互補有正面意義。²⁰

從學理的觀點來看，「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 認為，區域認同的深化來自於共同歷史與經驗。²¹ 基於此，1997 年爆發東南亞金融風暴後，2000 年東協先後與中國、日本、韓國簽署「清邁協議」(Chiang Mai Initiative)、「亞洲債券市場協議」(The Asian Bond Market Initiative)，形成多邊金融貨幣合作社群；另外，2007 年，東協通過的「東協憲章」(The ASEAN Charter)，2008 年各國內部皆批准後，2008 年 12 月 15 日該憲章正式生效，不但建立一套具有法律效益的程序規則 (Procedural Norms)，並提高東協秘書長的地位之外，更有可能於 2015 年成立類似歐盟的東協自由貿易區 (ASEAN Free Trade Area, AFTA)，「東協憲章」將是區域「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 的典範。²² 總的來說，共同歷史經驗與制度化的結合，將會強化東協成員對區域的認同。

「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 成立於 1994 年 7 月，是由東協發起的政府間多邊安全合作機制，加上合作範圍不斷擴大，甚至於 2006 年 9 月舉辦首次的東協「國防部長會議」，討論有關恐怖主義、朝鮮核彈、SARS 等泛安全議題，ARF 有利於平衡區域

19. 李文志、蕭文軒，「大湄公河流域爭霸戰：大湄公河經濟合作的推展及其戰略意涵」，*臺灣東南亞學刊*，第 2 卷第 1 期 (2005 年 4 月)，頁 83-126。

20. 東協的協商原則是相互協調、共識決策、擱置爭議、對外一致，考量各國社經發展差異，有助於各國政策的彈性。請見：Alan Collins, *Security and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3), pp. 133-151。

21. Edward 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An Overview," in Edward 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19。

22. 同註 20。



安全，以及國家之間的對話，對區域發展而言可帶來穩定的效果；²³然而，ARF仍有不成熟的面向，除了內部成員沒有充足的經驗之外，²⁴最大問題在於無制度化的建設，使得ARF僅停留在尊重國家的自主與共事達成，無法從對話中取得明確的發展目標。²⁵2006年，東協與美國簽署「合作夥伴行動藍圖」，同時又與其他國家展開非傳統安全對話，表現出新區域主義的特質。²⁶以胡里奧（Andrew Hurrell）的概念來看，東亞區域主義發展中，以「東協模式」（ASEAN Way）較為成熟。²⁷

東協對外採一致立場，並成立「對話夥伴國」（Dialogue Partners），以及與中、日、韓三國進行APT的會談，甚至於2001年10月、2002年11月的APT高峰會中分別決議「東亞展望小組」（East Asia Vision Group, EAVG）與「東亞研究小組」（East Asia Study Group, EASG）所提出深化區域合作的共識，建構「智庫」（Think Tanks）以研析區域合作的進展。2003年新加坡總理吳作棟提出EAC的構想，建議在2020年前建立「東協安全、經濟、社會文化共同體」，並成立專屬東亞的「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FTA）和「經濟共同體」（Economic Community）。²⁸2009年的東協高峰會更簽署「東協共同體路線圖差安華欣宣言（2009-2015）」，預計2015年建立東亞經濟共同體，並陸續成立政治與安全共同體、社會與文化共同體等目標。

2005年12月，東協主導召開EAS，形成一開放、包容、透明、外向型的論壇。²⁹EAS由東協主導倡議，雖然將美國排除在外，但是，EAS仍涵蓋澳洲、紐西蘭等非東亞國家參與。從國際政治的角度觀察，

23. Robert A. Manning and Paula Stern, "The Myth of the Pacific Community," *Foreign Affairs*, Vol. 73, No. 6 (November/December 1994), p. 88.

24. Barry Buzan and Gerald Segal, "Rethinking East Asian Security," *Survival*, Vol. 36, No. 2 (Summer 1994), pp. 3-21.

25. Robert Karniol, "Why Asia Must Search for a Security Formula," *Jane's International Defense Review*, Vol. 33, No. 2 (February 2000), p. 42.

26. 同註 2。

27. 高長、吳瑟致，「中國崛起對東亞區域主義發展的影響」，*遠景基金會季刊*，第10卷第2期（2009年4月），頁1-48。

28. 同註 15，頁 142。

29. Jong-wha Lee and Innwon Park, "Free Trade Areas in East Asia: Discriminatory or Non-discriminatory?" *World Economy*, Vol. 29, No. 1 (January 2005), pp. 21-48.



東協於每年固定依序召開東協高峰會、APT、EAS等會議，先召開東協高峰會以合乎共識原則，是一種內向型發展；APT與EAS再次依序舉行，除了反映出區域大國間複雜的政治角力因素，也顯示東協「半開放性」的特質。東協拓展與其他周邊國家的合作關係，並逐漸擴大會議參與者的規模，凸顯東協影響力擴張的事實，以及東協極力主導區域合作的意涵。另外，東協積極擴大對外經貿連結，對亞太區域經濟合作發揮重要的推動力，與其他區域及國家展開合作磋商，甚至發揮主導東亞區域合作的影響力，此顯示東南亞地區已展開全面性合作，東協主義在東亞合作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參、APT 與 APO 的發展

一、APT 的發展概況

1995年因有亞歐合作的發展，東亞地區主要國家領導人有了會晤的機會，1996年「亞歐會議」(Asia-Europe Meeting, ASEM)成立，東協、中國、日本和韓國代表亞洲定期與歐盟舉辦雙邊部長級會談，顯示東亞地區的區域認同已開始形塑。1997年東協會議舉辦APT的合作機制產生，係指東協十國與中國、日本、韓國等三國領導人會聚一堂舉行高峰會，APT意味著東亞地區的地理位置概念形成，東亞地區意指東北亞與東南亞構成，且APT合作機制從經濟合作領域逐漸擴大至政治、安全、社會、文化等領域，已有多層次、多領域、多元性的合作特性，定期召開的機制已成爲東亞合作的主要渠道，當然，對東亞區域主義的建構具有指標性作用。³⁰

1997年11月，由東協、日本、韓國、中國等四方於吉隆坡召開第一次元首高峰會，所謂的APT合作模式就此展開。經過時間的積累，從一開始一年一次的元首高峰會，擴展到部長級（包括貿易、經濟部長及財政部長）和不同層次的工作會議機制，甚至討論的議題也逐漸多元化且全面性，從金融、貿易等經濟性議題擴溢至能源、環境等非

30. Mark Beeso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Politics of Vulnerability,"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3, No. 3 (June 2002), p. 559.



經濟性領域。³¹

APT的協商內容具有「廣泛性」和「多樣性」的特質，換句話說，APT的成員發展差異大，內容與目標的多元化成爲協商時有利的基礎。APT的合作議題包括貿易、投資、金融、技術、信息和環境等多層領域，以及關注於如何加速貿易投資和技術轉讓，並推動東亞經濟成長，以及貨幣合作以防範金融風險等。除此之外，針對不同發展階的國家展開不同面向的合作，例如就寮國、越南、柬埔寨、緬甸等國進行基礎建設合作，以及就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展開技術研發合作；由此可知APT彈性化運作，是爲了符合區域內各國的需求。然而，APT目前尚無規範機制建設，與全球、區域等國際組織相較之下，APT的制度化並不夠成熟；但是，就合作規模的靈活性與開放性而言，不但是有助於區域合作共識的凝聚，更可成爲全球區域整合發展中的典範。³²

過去的相關研究中，大多將APO視爲區域合作的主軸，主要原因在於APO在實踐上較APT有更顯著的表現；也就是說，APO所牽涉的層面較APT來得單純，將東協視爲一個單獨行爲體與日本、韓國、中國等各自展開合作協商。從另一層面來看，APT當前的進展僅是一種「對話」(Talk Shop)形式，除了在2000年5月簽署「清邁協議」(Chiang Mai Initiative, CMI)之外，每一年所召開的APT高峰會都只是綱要性的宣示作用，較無具體的「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或「區域制度化」(Regional Institutionalization)進展；相反的，APO則有具體的成績，例如「東協與中國全面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東協與日本全面經濟合作夥伴協議」、「東協與韓國經濟合作架構協定」等。因此，吾人認爲APT的發展是探討東亞區域合作須關注的焦點；³³但是，APO是APT發展的重要基石，必須探究APO的影響與角色扮演，以下就三個APO的進展與關係作一概念性分析。

31. 同註 27。

32. 同註 27。

33. Christopher M. Dent, "Taiwan and the New Reg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East Asia," *The China Quarterly*, Issue 182 (June 2005), pp. 389-393.



二、日本：軸心的領頭雁角色

日本在二戰後，一開始對東南亞地區的合作態度採取戰爭賠償的模式，以及「官方發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途徑，以提升對東亞地區的影響力，實現日本對外關係的正常化。³⁴東協與日本之間的往來於 1977 年 3 月建立「東協—日本論壇」(ASEAN-Japan Forum)，進一步將雙邊關係正式化且制度化，甚至後來形成多邊層次的互動渠道，存在「第一軌道」(First Track)以國家為主體的政府間官方接觸，以及「第二軌道」(Second Track)政府間的行政官僚協商，甚至民間往來的「非政府軌道」(Non-government Track)也十分熱絡。³⁵

1960 年代末，東協與日本基於各自經濟條件不同而有貿易互補關係，此時日本已成為東協最主要的貿易夥伴之一。1980 年代前，東協出口至日本的商品以農礦原料及初級產品為主，日本出口至東協則以工業製成品為大宗；1980 年代後，東協出口至日本的商品結構轉變，以中間製品的出口量居多。在進出口貿易金額來看，東協對日本在 1993 年開始呈現貿易逆差的趨勢，主要是因為東協以美國為主要的出口創匯市場；儘管如此，從進口貿易額來看，日本反而是東協最大的進口來源國，投資帶動進口的雙邊貿易關係。就目前來看，日本是東協的第二大貿易夥伴。

就投資規模而言，1970 年代，日本就以東協為主要的「對外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對象。1980 年代中期開始，因日本大幅升值，日本取代美國，成為東協最大的外資來源地。然而，1997 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日本對外投資萎縮，對東協的 FDI 出現急遽下降的趨勢，一直到 2003 年方才逐漸回升。總的來說，日本對東協的 FDI 佔東協全部 FDI 比重僅次於美國和歐洲，位居第三，日本是東亞

34. Jeffrey S. Lantis, "Strategic Culture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 No. 3 (Fall 2002), p. 89; Alexei Senatorov, "Japan: From 'Single-country Pacifism' to a 'Normal Country'?" *Far Eastern Affairs*, Vol. 32, No. 1 (January 2004), pp. 60-63.

35. Jusuf Wanandi, "China and Asia Pacific Regionalism," in Kokubun Ryosei, and Wang Jisi, eds., *The Rise of China and a Changing East Asian Order* (Tokyo: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2004), p. 42.



國家中對東協投資對多的國家，這反應出為何雙方積極建立經貿合作關係的主要原因所在。

近年來，東協與日本簽署了許多具重要性的經貿合作文件，包括2002年11月的「全面經濟夥伴關係聯合宣言」、2003年10月的「東協與日本全面經濟夥伴架構協議」等，甚至於2005年4月達到共識於2012年與東協六國(菲律賓、汶萊、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2017年與其他東協四國(越南、寮國、柬埔寨、緬甸)建立「東協—日本自由貿易區」(ASEAN-Japan Free Trade Area, AJFTA)，進一步深化雙邊經濟整合關係。另外，東協與日本於2003年12月在東京簽署「東協—日本永久夥伴關係東京宣言」，並同時展開「東協與日本行動計畫」(ASEAN-Japan Plan of Action)。總體而言，APO(日本)是有助於APT的發展，對日本而言，參與區域合作有助於成爲一個正常化國家，進而擺脫東亞各國過去對日本的歷史矛盾。³⁶

過去探討日本與東亞各國的發展模式，多從「雁行理論」(The Flying-Geese Model)觀點去看待，也就是日本爲領頭雁，具備高新技術的生產位階，透過產業升級模式，放棄原本的生產項目，同時往技術、資金更密集且附加價值高的產業發展，而原本的生產模式與項目轉移至東亞其他國家生產，例如臺灣、韓國、新加坡等，形成一種產業分級的分工型式。³⁷

就投資生產比較利益來看，日本雖然擁有資金、技術等優勢，但是爲了降低生產成本以提升競爭力，必須尋求具原料、市場、勞動力等生產要素較佳的地區進行投資，此論證了區域內國家與已開發國家建立自由貿易合作，有利於各國的經濟發展，同時解釋了爲何日本企業前往中國、東南亞各國投資的原因。³⁸然而，觀察東協與日本的APO合作模式，雙邊形成一種產業內的貿易關係，日本擁有較東協各國豐沛的資金與先進的生產技術，相對於東協而言，日本位居「軸」(Hub)

36. 同註31，頁46。

37. Chris Dixon,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South East Asia," in Jean Grugel and Wil Hout, eds., *Regionalism across the North-South Divid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 131.

38. Paul Gruenwald and Masahiro Hori, "Intra-regional Trade Key to Asia's Export Boom," *IMF Survey Magazine: Counties & Regions*, February 6, 2008,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survey/so/2008/car02608a.htm>.



的地位；反之亦然，東協具備原料、勞動力等低廉生產要素的條件，且有較日本大的市場腹地，適時的提供日本可以降低生產成本的互補機會，是一種「輻」(Spoke)的概念(圖1)。換句話說，HAS有助於雙方在APO模式中建立經貿合作的平臺與利基。亦有人認為，就地理位置而言，日本應優先與中國建立經濟合作關係，畢竟兩方也存在軸(日)輻(中)的投資分工條件，且中國具備較東協更廣大的市場優勢，日本理應先與中國成立自由貿易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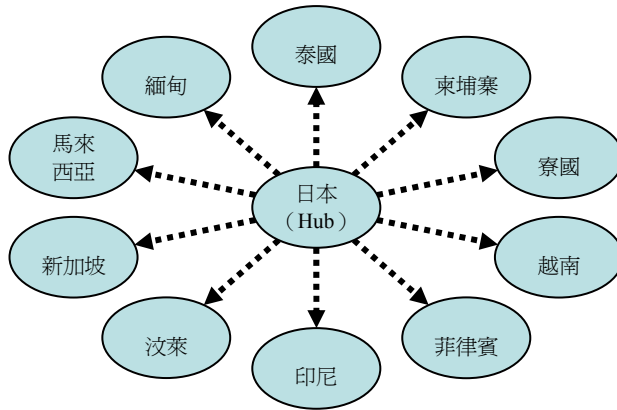


圖1 日本與東協的 HAS 關係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說明：虛線「→」表示軸的角色將其資金與技術透過投資流向輻的國家。

吾人認為日、中經濟合作存在非經濟因素，而就區域整合的發展上，東協主動的積極態度，加上中日關係詭譎多變，以及兩方皆有意爭奪區域合作的主導權，而且，日本對中國非市場經濟因素仍持憂慮。³⁹另外，就HAS來看，APO(日本)的建立是可以因為先取得「軸」的地位而獲得先發的優勢，甚至，日本與東協的出口貿易皆以歐美國家為主要目的市場，假若未來AJFTA與ACFTA相繼正式運作後，亦可達到間接出口至中國以擴張市場的效益；然而，利弊雙刃，當有其他國家

39. Takahara Akio, "Japan's Political Response to the Rise of China," in Kokubun Ryosei and Wang Jisi eds., *The Rise of China and a Changing East Asian Order* (Tokyo: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2004), p. 167.



也與東協建立HAS的互補關係，那麼原本因「軸」所取得的利基會開始減少。⁴⁰因此，日本必須加速與東協協商建立合作，以面對另兩個APO所帶來的挑戰，種種因素導致目前東協與日本的APO走在日、中經濟合作之前。

三、中國：軸與輻雙面角色

1990年代初期，中國陸續與印尼、新加坡、汶萊恢復或建立邦交，並與東協展開多重領域的接觸。1991年，中國出席東協第24屆外長會議，雙方從對立關係走向互信對話；到了1996年，中國已成為東協全面對話夥伴。1997年12月，中國與東協在新加坡針對雙邊合作提出聯合聲明，展開建構APO與APT的多邊對話談判，嗣於2002年簽署「東協—中國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2004年11月再簽署「貨物貿易協議」，決定於2005年7月開始全面降低關稅，並宣布將於2010年與東協六國的絕大多數產品關稅降為零、2015年起關稅全面降至零，形成「東協—中國自由貿易區」(ASEAN-China-Free Trade Area, ACFTA)。⁴¹

東協與中國之間的APO合作模式，中國具有市場腹地與龐大經濟體的條件，加上近年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除了累積大量的外匯存底，同時也提升生產技術，就東協大多國家缺乏技術與資金而言，中國可以適時扮演「軸」的角色。然而，就現實情況而言，中國與東協大多國家同屬後發型國家，對於FDI與技術引進存有競逐關係，且出口貿易皆以歐美國家為主，商品貿易亦存在市場排擠效應的矛盾。⁴²除此之外，就學理的定義，「軸」的角色大多具備先進技術與技術升級資金充沛等優勢，國內經濟發展以資金密集產業為主，為了降低生產成本，與「輻」的聯結以獲得低廉的生產要素；若以HAS來看，東協與中國

40. Chia Siow Yue, "The Rise of China and Emergent East Asian Regionalism," in Kokubun Ryosei and Wang Jisi eds., *The Rise of China and a Changing East Asian Order* (Tokyo: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2004), p. 69.

41. 同註 30, 頁 65-67。

42. Alan Ahearne, John Fernald, Prakash Loungani and John W. Schindler, "Fly Geese or Sitting Ducks? China's Impact on the Trading Fortunes of Other Asian Countries," *Bruegel Working Paper*, No.2006/03 (November 2006), pp. 9-14.



的APO合作模式，反而會拉動FDI轉往東協其他國家流動。⁴³

另一方面，中國內需市場廣大，東協國家可以透過APO的架構來增加對中的出口貿易，降低依賴歐美市場的風險，同時可以吸引中國的資金與技術流入，減輕因日本經濟疲軟可能帶來的衝擊，尤其中國近年來推動「企業走出去戰略」，深受東協四國的注意；⁴⁴除了會擴大東協國家的出口產品進入中國市場，同時會泛起市場價格的競爭更趨激烈，將不利於在中國以內銷為主的產業。因此，APO（中國）則不同於另兩個APO，就中國而言，APO除了有利於推動企業進入東南亞國家投資，同時亦可以引進新加坡等東南亞經濟發達的資金與技術；換句話說，東協與中國各自同時扮演「軸」與「輻」的角色（圖2），以雙向流動的方式，獲得經貿合作所「溢出」（Spill-over）的效益以提升競爭力。

中國的區域政策希冀能透過APO來推動東亞合作，但是，仍必須面對東協自主意識的反彈；⁴⁵甚至來自其他大國的制約，例如美國、日本等。⁴⁶對中國而言，促進與東協關係正常化的考量更為重要，將合作議題擴溢至其他非經濟項目，例如能源合作、軍事互訪等等，中國將ACFTA視為「南南合作」（South-south Cooperation）的典範，從彈性合作化來消除經貿往來的障礙。⁴⁷在安全合作部分，中國也參與亞太唯一多邊安全對話機制ARF，討論議題包括南海問題、區域安全機制等。

2003年10月，中國與東協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是第一個非東南亞國家參與該條約的國家，顯示中國逐漸獲得東南亞各國的認同。外交關係方面，中國雖然保持低調，聲稱由東協主導區域合作，但不表示毫無戰略目標，主要是擔心引起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的注意與介入；⁴⁸因此，近年來，中國密集與東南亞各國往來，且不缺

43. 同註 33。

44. 同註 38。

45. 吳玲君，「中國與東亞區域經貿合作：區域主義與霸權之間的關係」，*問題與研究*，第44卷第5期（2006年9月），頁22。

46. Michael Yahuda, "Chinese Dilemmas in Thinking about Reg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6, No. 2 (June 2003), pp. 200-203.

47. 同註 27，頁 22-23。

48. Gary J. Smith, "Multilateralism and Regional Security in Asia: The ASEAN Regional



席東協相關峰會，努力促進與東南亞各國的政經關係，以提升未來成爲「軸」的能力，主導東亞區域合作以提升對日、美、臺灣的談判優勢。⁴⁹對東協而言，中國融入區域整合之中，可以附加中國參與國際事務的責任，當中國與國際經濟更加融合，會限制中國的「獨斷行爲」(Assertive Behavior)，以防止中國引發區域衝突。⁵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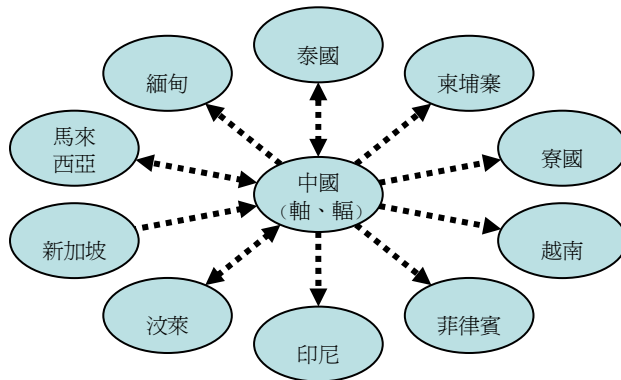


圖 2 中國與東協的 HAS 關係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說明：虛線「→」表示軸的角色將其資金與技術透過投資流向輻的國家。

四、東協與韓國的 APO 合作模式

東協與韓國已於 1989 年 11 月就貿易、投資和旅遊等方面建立對話平臺，韓國因此成爲東協的「部分對話夥伴國」之一，1991 年 7 月更提升爲「完全的對話夥伴國」，雙方展開合作關係較日、中來的早許多；而且，1997 年雙方就合作議題從經貿擴展到文化領域上，在三個 APO 的發展過程中，東協與韓國早有建立合作關係的基礎與共識。然而，因爲地理位置、貿易型態與國內產業發展等因素，使得東協與韓

Forum(ARF) and APEC's Geopolitical Value," *The Weatherhea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University)*, Paper No. 97-2 (February 1997), p. 15, <http://www.wcfia.harvard.edu/fellows/papers/1995-96/smg01.html>.

49. Judith F. Kornberg and John R. Faust, *China in World Politics: Policies, Processes, Prospects* (London: UBC Press, 2005), pp. 254-255.

50. Denny Roy, "Hegemon on the Horizon? China's Threat to East Asia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p. 157-158.



國的APO合作進程不如AJFTA與ACFTA來得快。⁵¹

2001年開始，東協與韓國的經貿關係才有了突破，東協出口至韓國的貿易高於自韓國進口貿易額，2003年雙邊貿易突破三百億美元。就投資形勢觀察，韓國對東協的FDI約僅佔東協總吸引FDI的比重約3%；但是，卻佔韓國總對外投資的15%，是韓國第三大對外投資對象。總體而言，韓國是東協除了美國、歐洲、日本、中國等之外的重要貿易和投資夥伴之一，因此，2003年11月雙方展開經貿合作談判，2004年11月簽署「全面合作夥伴聯合宣言」，並希望加強雙邊能源、信息技術、科技等領域的合作，甚至在2005年12月才進一步簽署「東協與韓國經濟合作架構協定」，取得於2009年與東協六國、2014年與東協其他四國建立「東協—韓國自由貿易區」(ASEAN-Korea Free Trade Area, AKFTA)的共識，實現雙邊80%以上的零關稅貿易，促進經貿關係常向制度化發展。⁵²

就學理上的分析，東協與韓國所呈現的APO合作模式，因為韓國近年來大力發展高科技產業，並在全球信息技術市場上取得重要的地位，產業發展高於東協大部分國家，在資金與技術上的生產位階亦較東協有更多的優勢條件；相對的東協擁有龐大的市場腹地，以及豐富的原材料、低廉勞動力等生產要建條件，對市場腹地小的韓國而言，前往東協投資是降低投資成本的重要考量之一。近年來，韓國企業對中國投資金額累積迅速，但是隨著中國內部政策與經濟環境的變遷，投資成本日益升高，轉往東協各國投資已可能是重要的趨勢，與東協之間出現互補的契機(圖3)；對韓國而言，不只是侷限在東北亞事務，有機會參與東亞區域合作，反之東協亦是如此，能完善區域合作的推行以提升國際競爭力。⁵³

51. 同註 32，頁 48。

52. 同註 48。

53. 同註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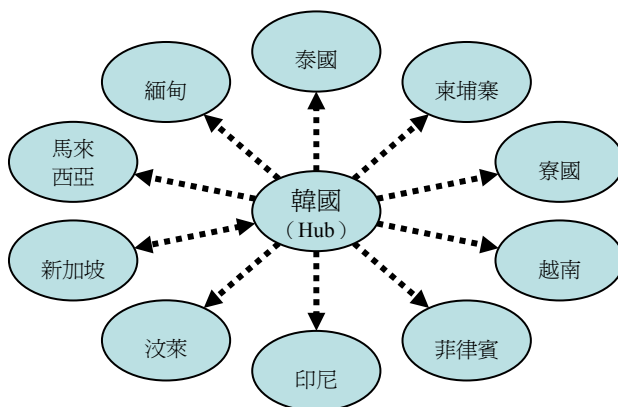


圖 3 韓國與東協的 HAS 關係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說明：虛線「→」表示軸的角色將其資金與技術透過投資流向輻的國家。

五、東協：平衡者的角色

隨著三個 APO 合作發展不斷加快且日益深化，APO 與 APT 的關係上，吾人整理出兩個主要意涵。首先，就東協而言，APO 的合作模式凸顯出東協在東亞地區中尋求區域經濟合作的途徑特色，與主要國家展開單獨的雙邊對話協商，一方面可以透過區域大國來擴大合作的效益；另一方面，避免參與國家數目過多導致協商過程緩慢，若參加的代表數減少反而較容易進行談判。「貿易轉移效果」(Trade Diversion) 的壓力促使其他國家加快協商的速度，例如 ACFTA 的共識不但深化東協與中國的合作，更促使日、韓兩國家快協商 AJFTA 與 AKFTA 的進展。⁵⁴ 除此之外，更擴溢到區域外國家的關注，2003 年 10 月，印度首度參加東協與中、日、韓的高峰會，形成「十加四」(ASEAN Plus Four) 的合作模式，以及 2005 年 12 月俄羅斯與東協舉辦首次高峰會，澳洲、紐西蘭等國紛紛表示積極加入的強烈意願。⁵⁵

另一個意涵，就東亞合作而言，東協在推動 APO 的過程中，除了

54. Miles Kahler,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gration*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5), pp. 108-110.

55. 林祖嘉，「東亞經濟整合對臺灣經濟發展的影響與衝擊」，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通訊，第 13 期 (2006 年 3 月)，頁 15-20。



取得各方在區域合作的平衡點之外，逐步將各個主要國家拉入建構區域整合的過程中，APO的協商有助於東亞區域的推展，學理上指出，區域內大國積極參與區域經濟合作是有助於深化區域的認同。⁵⁶因此，APO在某種程度上將成爲東亞合作深化的主要動力，2001年的APT高峰會成立EAVG，並開始研究建立「東亞自由貿易」(East Asian Free Trade Area, EAFTA)，2004年在寮國召開東協高峰會，東協與日、中領導人取得共識，結合APT與澳洲、紐西蘭、印度等國成立EAS，並規劃建立EAC，對區域制度化建設有初步的共識，可以看出APO與APT的互動中，對東亞合作有正面的意義。⁵⁷

一般的認知上，東協在APT中扮演「軸」的角色，聯合與日、韓、中的合作關係，促進東亞區域深化整合；然而，東協在之前的討論中可以發現，並不具備成爲「軸」的條件，如圖4所示，東協在APT中應是一個「平衡者」(Balancer)的角色更適於「軸」，主要是東協在冷戰後，極力保持大國之間的平衡關係；⁵⁸同時對東亞各國採取「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的作爲，並擴大合作對象，與其他非東亞國家建立合作關係，以擴大區域整合的效益，東協模式可以發揮積極的作用；⁵⁹換句話說，東協試圖建立東協模式的區域合作，以「取代」(Supersede)過去大國主導、封閉式的合作途徑，提升在東亞區域內的協商籌碼與地位，甚至增加全球談判過程中的競爭力與影響力。⁶⁰

56. Walter Mattli, *The Logic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Europe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42-43.

57. Kevin G. Cai, "Is a Free Trade Zone Emerging in Northeast Asia in the Wake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Pacific Affairs*, Vol. 74, No. 1 (Spring 2001), p. 16.

58. Nikolas Busse, "Constructivism and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2, No. 1 (March 2001), pp. 50-53.

59. Amitav Achary, "Ideas, Identity, Institution-Building: From ASEAN Way to the Asia-Pacific Way?"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0, No. 3 (September 1997), p. 343.

60. Ralph A. Cossa, "East Asia Community Building: Time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Get on Board," *Issues & Insights (CSIS)*, Vol. 7, No. 17 (October 2007), p.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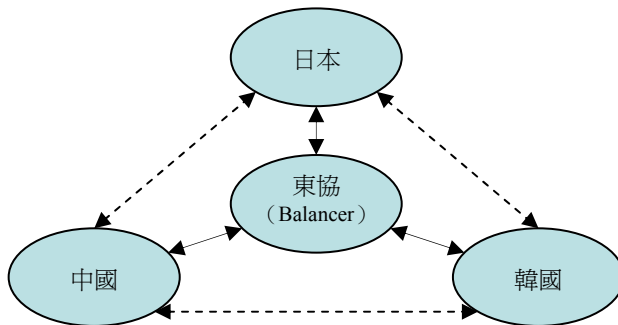


圖 4 東協在 APT 中的平衡者角色示意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說明：實線「→」表示已達到共識；虛線「→」表示未展開或研究中。

就推動區域整合而言，東南亞地區已有顯著的成就，甚至「制度化」的建立是東亞地區內最具典範的標誌；就在東北亞地區中、日、韓等國仍存在許多衝突與矛盾無法解決時，至今互信基礎十分薄弱仍不足以推動具體的經濟合作，APO 的展開將有啓示的效果。顯示 APO 對 APT 發展有正面的推進作用，日本與韓國利用本身具有的條件與東協建立了互補的 HAS 合作模式，中國亦透過 ACFTA 來取得對外投資與市場效應的平衡。無論短時間內是否能順利達到立即的功效，都無法忽視 APO 與 APT 的長期外溢效果。

肆、區域內外的瓶頸與挑戰

APT 可以順利的發展，主要來自三個 APO 的成就，雖然東協不是位居「輻」的角色，但可以看出在合作過程中東協模式的主導，APT 取得各方的平衡，透過 APO 與不同國家建立「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並逐步擴大至整個東亞格局的區域合作。

過去當中，許多東亞合作概念相繼提出，在東亞區域內同時存在不同的合作機制，就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中，除了東協主義外，仍有東亞主義與亞太主義兩股力量相互的較量。東亞主義以封閉式的合作



為特性，主要認為東亞事務應由東亞各國參與，是一種排除區域外行為者的「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最具代表性的是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地(Mohamed Mahathir)於1990年所提出的「東亞經濟集團」(East Asia Economic Group, EAEG)，以及1991年將EAEG更改為「東亞經濟核心論壇」(East Asia Economic Caucus, EAEC)；然而，EAEG和EAEC的構想終究失敗，主要原因是美國基於維持東亞的戰略利益而極力反對，以及東亞部分國家(尤其是日本)深懼亞太地區出現分裂而表示不支持。

除此之外，1997年9月日本提出「亞洲貨幣基金」(Asian Monetary Fund, AMF)概念，但歐美國家擔憂AMF會對「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帶來挑戰而採取反對的態度；除了區域外大國的反對，中國亦擔心日本會透過AMF來主導區域事務而不表支持，導致AMF至今仍無法落實。⁶¹從東亞主義的發展軌跡來看，完全封閉式的東亞區域合作易受到內外因素的阻撓而難以成形。⁶²

亞太主義主要透過APEC的運作加以表現，APEC是一種開放性的跨區域合作，主要成員以環繞太平洋國家地區為主。APEC主要的推動者為美國，美國欲透過將APEC制度化來完成全球貿易自由化的目標，1993年提出「新太平洋主義」(New Pacificism)，欲建立「新太平洋共同體」(New Pacific Community)，1994年在APEC當中提出貿易自由化的「茂物目標」(Bogor Goal)，以2010年完成已開發國家自由化、2020年發展中國家自由化為目標，然而都終究失敗；⁶³2006年美國再提出建立「亞太自由貿易區」(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 FTAAP)的構想，FTAAP的概念雖未有APEC成員明確表示反對，但也是受到部分國家的質疑(尤其是中國)，使得當前僅保持在經濟、技

61. C. Fred Bergsten, "China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Implica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Policy Brief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ashington D. C.), No. PB07-3 (March 2007), p. 6, <http://www.wcfia.harvard.edu/fellows/papers/1995-96/smg01.html>.

62. Marc Lanteigne,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lternate Paths to Global Pow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 80.

63. Sunhyuk Kim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The Experience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Potential for Northeast Asian Integration," *Asian Perspective*, Vol. 29, No. 2 (Summer 2005), p. 20.



術合作上的探討。⁶⁴回顧亞太主義的形塑過程中，開放性的特徵有利於成員更彈性的協商對話，但也會出現參與成員發展落差過大的問題，再加上部分東亞國家（寮國、柬埔寨、緬甸）尚未加入APEC，使得區域意識的認同難以凝聚；另外，部分東亞國家對美國的介入感到疑慮，使得APEC制度化的發展仍存在侷限性。

反觀東協主義的發展，APO與APT都有顯著的成就，凸顯出東協主義「半開放」、「半封閉」的特質，雖然參與APT的成員皆是東亞國家（內向型），⁶⁵但是東協認為美國適時的介入可以取得區域內與中國之間的權力平衡，更能分擔區域和平的部分責任，因此，東協正視無法完全排除美國因素的現實。⁶⁶就以美國的觀點來看，APT與EAEG不同，主要是APT不排外，某個程度上美國是支持APT走入制度化的發展。⁶⁷從另一個面向來看，全球區域整合成功的經驗顯示，區域內能達到共識並非是一種意識型態的結合，反而是參與成員認為整合可以帶來更大的利多；⁶⁸亦有論者認為，非正式的協商過程較正式制度來得容易達到共識，這更凸顯出APT合作過程的特質。⁶⁹

然而，APT的發展並非完全如此樂觀，可以就區域內、外部因素來觀察。就內部因素而言，主要來自成員國之間的矛盾，當前存在三個困境。首先，APT成員的政經發展相異甚大，就產業分工的角度，發展落差是可以達到互補的效果，有助於整合。⁷⁰另一方面，差距過大則容易落入「自利」(Self-interest)的相互矛盾，甚至出現政策的衝突，例如日本欲利用東協低廉的生產要素來降低生產成本，但又擔心技術外溢，相反的，東協欲透過日本的投資來提升技術的升級以增加國際競爭力，但又擔心喪失經濟自主性。有論者認為東亞各國之間差

64. 同註 30，頁 57。

65. 同註 26。

66. Vincent Wen-Hsien Chen, "Regional Institutions in East Asia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ssues & Studies*, Vol. 36, No. 3 (May/June 2000), p. 115.

67. 同註 50。

68. 同註 51，頁 8。

69. Charles Lipson, "Why are Some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Inform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5, No. 4 (Autumn 1991), p. 529.

70. 同註 51，頁 10。



異大，東協模式不完全適用於全東亞地區。⁷¹過去的研究顯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模式多以偏向勞力或原物料密集為主的產業類型，往往因為國際市場佔有率的競爭，使得互補關係較為薄弱，不利於經濟整合協商的進行。⁷²事實上，東協與中國之間存在經貿發展的矛盾，APT許多國家都是以出口貿易為導向，積極開拓歐美國家的市場佔有率，除此之外，中國的廉價商品傾銷到東南亞地區，產生市場排擠效應，將導致更多競爭性的摩擦。⁷³

其次，東協各國對中國、日本仍存有質疑，大多的東協國家與日本仍有歷史矛盾，擔心日本藉由區域合作再揚起軍國主義的可能。⁷⁴而對中國的反應則各國考量不同，主要是經貿競爭與互信不足，包括FDI、出口貿易的排擠效應；甚至在政治關係部分，中國未因與東亞日益緊密的經貿關係而減少在南海的軍事活動。⁷⁵印尼認為中國可能會挑戰其育成為東南亞大國的目標，菲律賓和越南都與中國有領土主權的衝突，馬來西亞與新加坡則認為若中國引起軍事衝突（例如臺海衝突），將會導致區域不穩定而不利於經貿發展。⁷⁶除此之外，中國與東協部分國家之間存在貿易競爭關係，尤其是農產品貿易的摩擦，雖然雙方已有建立ACFTA的共識，以及落實「早期收穫」(Early Harvest)的目標，但仍無法消除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的疑惑，並同時將中國視為機會與威脅，⁷⁷此將不利於APT制度化的發展。

第三，中日之間存在競逐關係，各自都有爭奪區域整合主導權的企圖，都認為若對方取得區域領導地位，將不利於展開建立霸權的機

-
71. Shaun Narine, "ASEAN and the ARF: The Limits of the 'ASEAN Way'," *Asian Survey*, Vol. 37, No. 10 (October 1997), pp. 977-978.
72. Rolf J. Langhamme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Regionalism,"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30, No. 2 (June 1992), pp. 211-232.
73. Markus Hund, "ASEAN Plus Three: Toward a New Age of Pan-East Asian Regionalism? A Skeptic's Appraisal,"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6, No. 3 (September 2003), p. 397.
74. 同註 30，頁 71。
75. Gerald Segal, "East Asia and the 'Constraint' of Chin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4 (Spring 1996), pp. 108-120.
76. 同註 61，頁 397-400。
77. Noel M. Morada, "ASEAN and the Rise of China: Engaging, While Fearing, an Emerging Regional Power," in Kokubun Ryosei, and Wang Jisi, eds., *The Rise of China and a Changing East Asian Order* (Tokyo: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2004), pp. 233-234.



會。⁷⁸中日關係長期以來變化多端，歷史因素與民族主義都是兩國無法建立友好關係的主要因素；⁷⁹另外，日本對臺灣的態度及美日軍事同盟關係都是雙方存在矛盾的關鍵。⁸⁰中日兩國之間的矛盾是 APT 發展與東亞深化整合的重要變數，若無法促使中日之間進一步合作，缺少大國的參與，東亞區域合作可能只是紙上談兵難以真正落實。⁸¹

外部因素的介入，主要來自美國角色的扮演，美國的態度亦是東亞深化整合過程中的大國因素。尤其，APT 部分成員認為需要建立一股力量與歐美國家抗衡，雖然這只是提升經貿競爭力的論述，但是美國將此視為有害於其在東亞的戰略利益；再加上 APT 成員多是出口導向國家，對歐美市場十分依賴，若進一步建立排外的合作模式，將會面對歐美國家的反彈與干預。⁸²

就美國在東亞合作發展中的角色而言，一方面由於美國在東亞地區有著重大的政經利益，另一方面，東亞部分國家出於國家利益的考慮，希望美國在東亞地區仍維持一定的影響力，因此，美國參與的態度和作為相當積極。⁸³自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與東亞各國簽署共同防禦條約，採取軍事聯盟的合作模式；迄 1990 年代，冷戰結束後軍事對抗的氛圍不再，美國改採不同途徑來維持東亞體系領導地位，透過全球與區域對話平臺介入東亞地區的政經發展與權力結構。

首先，美國在全球舞臺上，試圖營造亞太合作的重要性勝過東亞格局，試圖建構亞太多邊合作機制，防止被排除在東亞認同之外。⁸⁴其次，美國藉由 APEC 拓展亞太貿易、投資的自由化進程，並於 2001

78. Kent E. Calder, "China and Japan's Simmering Rivalry," *Foreign Affairs*, Vol. 85, No. 2 (March/April 2006), pp. 129-131.

79. Barry Buzan, Ole Waever and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8), p. 59.

80. Sir John Boyd, "China and Japan," *Asian Affairs*, Vol. 36, No. 3 (November 2005), p.285.

81. Douglas Webber, "Two Funerals and a Wedding? The Ups and Downs of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and Asia-Pacific after the Asia Crisis,"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4, No. 3 (September 2001), p. 362.

82. 同註 50，頁 82。

83. Jusuf Wanandi, "Challenges to the East Asian Community and the Moves Forward," *The Indonesian Quarterly*, Vol. 32, No. 2 (June 2004), pp. 112-115.

84. Wang Jisi, "China's Changing Role in Asia," in Kokubun Ryosei and Wang Jisi, eds., *The Rise of China and a Changing East Asian Order* (Tokyo: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2004), p. 15.



年上海會議主導「反恐聲明」，從經貿議題擴大至反恐等政治領域，試圖介入東亞事務，美國認為東亞各國與美國建立聯盟關係，將有助於亞太地區經濟繁榮與穩定。⁸⁵最後，美國對中國崛起的形勢感到擔憂，甚至認為中國會是美國在國際上潛在的挑戰者，⁸⁶加上近年來中國大力推動「東亞門羅主義」，阻撓美國加入EAS，已引起美國的不滿，基於此，美國試圖藉由日本、印度、澳洲等夥伴國家間接影響東亞議事。
87

美國的態度是影響國際區域整合的變數，以此推論，美國的參與對東亞整合將帶來衝擊，甚至會拖累東亞地區深化融合的速度。⁸⁸美國為了保持區域的影響力，擴大介入東亞事務的議事範疇，並與東亞各國緊密的接觸與合作，經濟合作方面與東亞部分國家簽署FTA，2006年間更提出FTAAP的構想；政治合作方面，美國主導運作「六方會談」來解決北韓核武危機；軍事方面，與日本、韓國、澳洲保持同盟關係，進行雙邊軍事演習及軍事人員互訪；⁸⁹同時展開非傳統安全的合作，與俄羅斯和印度保持訊息交換，例如圍堵恐怖組織、氣候變遷等合作事項。⁹⁰美國仍是全球性的「主宰強權」(Dominant Power)，⁹¹在短期內，區域內國家無法取代或擺脫美國對東亞事務的干涉，美國的角色與反應一直會是中國、日本能否順利主導區域合作的變數之一。⁹²

85. Ashton B. Carter and William J. Perry, *Preventive Defense: A New Security Strategy for American*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8), pp. 100-101.

86.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p. 362; Joseph Nye Jr.,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7-35.

87. Tsuneo Akaha, "Beyond Self-Defense: Japan's Elusive security Role under the New Guidelines for US-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1, No. 4 (December 1998), p. 472.

88. 同註 69。

89. Joseph S. Nye, "The Case for Deep Engagement," *Foreign Affairs*, Vol. 74, No. 4 (July/August 1995), p. 91.

90. Robert G. Sutter,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Power and Policy Since the Cold War*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8), p. 172.

91. 陳重成、唐欣偉，「中國大陸崛起對當前國際體系的衝擊」，*遠景基金會季刊*，第6卷第4期（2005年10月），頁112。

92. C. Fred Bergsten, Bates Gill, Nicholas P. Lardy and Derek Mitchell, *China: The Balance Sheet- What the World Needs to Know Now About the Emerging Superpower*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6), p. 155.



伍、結論

近年來，東協積極運作區域合作進展，不但有助於東南亞內部的共識凝聚，採取共識協商的合作態度，先後成立 ARF 與通過「東協憲章」，甚至預計將於 2015 年建立 AFTA；另一方面，東協的角色更助於東亞區域合作的深化，以不同其他地區的合作途徑，透過彈性化、半開放性的方式，分別召開 APT、EAS 等重要會議，並以朝向建立 EAC 為推動目標。在東亞複雜的政治角力中，東協逐步擴大參與合作的對象，是東亞擴大整合的主要動力之一，顯示東協在區域內議事能力的提升，更凸顯出東協在東亞區域主義發展中的地位與角色。

APT 是東亞合作的重要指標，結合東南亞與東北亞主要國家的參與，發展前景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然而，APT 並無規範性的制度化建構，加上區域內大國因素與多方談判的複雜化，使得協商內容容易流於形式上的宣示作用，許多合作項目仍多經由各自國家分別進行，其中，日、韓、中分別與東協透過 APO 合作模式中，將在 2017 年前陸續實現成立自由貿易區的目標。由發展軌跡來看，APO 合作的日益成熟，除了凸顯東協身為平衡者的角色，採取權力平衡的東協模式與其他大國互動，擴大區域整合的效益；另一方面，APO 的合作進一步形塑出東亞 HAS 多軸心的經貿合作關係，並結合 APT 與澳、紐、印等非東亞國家成立更大的區域論壇，不但有助於增加 HAS 的合作成員，更能擴大 HAS 的合作效益，以及有利於貿易自由化的推展與成立範圍更大的自由貿易區，成為全球區域整合的新典範。

APT 的發展過程中，東協演平衡者的角色，使得 APO 有顯著的成果，對凝聚共識及制度化發展有正面效用，甚至有助於東亞區域進一步深化整合。然而，APT 仍面臨許多內部矛盾與外部介入的挑戰，包括貿易市場商品競爭的摩擦、中日關係的矛盾情結、美國因素的介入等，以及 APT 本身無國際建制的困境，都可能是未來 APT 發展瓶頸的主要因素。展望未來，東協在東亞區域整合的過程中，角色的扮演日益重要，東協主義的重要性提升。除此之外，必須持續關注的是，



東協如何協調美、日、中等大國的互動，以及區域內外合作對象的擴大，這都將牽動東亞區域合作的發展。

收稿：2010年1月4日

修正：2010年3月9日

接受：2010年5月13日



參考文獻

中文

- 吳玲君，「中國與東亞區域經貿合作：區域主義與霸權之間的關係」，**問題與研究**，第44卷第5期（2006年9-10月），頁22。
- 林祖嘉，「東亞經濟整合對臺灣經濟發展的影響與衝擊」，**兩岸共同市場基金會通訊**，第13期（2006年3月），頁15-20。
- 陳重成、唐欣偉，中國大陸崛起對當前國際體系的衝擊，**遠景基金會季刊**，第6卷第4期（2005年10月），頁101-137。
- 高長、吳瑟致，「中國崛起對東亞區域主義發展的影響」，**遠景基金會季刊**，即將刊登。
- 張錫鎮，「東亞地區一體化中的中—日—東盟三角關係之互動」，**東南亞研究**，2003年第5期（2003年10月），頁31-36、42。
- 蕭全政，「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與臺灣的角色」，**政治科學論叢**，第14期（2001年6月），頁201-222。

英文

- Achary, Amitav, "Ideas, Identity, Institution-Building: From ASEAN Way to the Asia-Pacific Way?,"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0, No. 3 (September 1997), pp. 319-346.
- Achary, Amitav,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and the Problems of Regional Or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Ahearne, Alan, John Fernald, Prakash Loungani and John W. Schindler, "Fly Geese or Sitting Ducks? China's Impact on the Trading Fortunes of Other Asian Countries," *Bruegel Working Paper*, No.2006/03 (November 2006), pp. 1-29.
- Akaha, Tsuneo, "Beyond Self-Defense: Japan's Elusive security Role Under the New Guidelines for US-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 *The*



- Pacific Review*, Vol. 11, No. 4 (December 1998), pp. 461-483.
- Akio, Takahara, "Japan's Political Response to the Rise of China," in Kokubun Ryosei, and Wang Jisi, eds., *The Rise of China and a Changing East Asian Order* (Tokyo: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2004), pp. 157-174.
- Alba, Joseph D., Jung hur and Donghyun Park, "Effects of Hub-and Spoke Free Trade Agreements on Trade: Panel Data Analysis," *ADB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127 (October 2008), pp. 1-20.
- Baldwin, Richard E., "The Spoke Trap: hub and spoke bilateralism in East Asia," *CNAEC Research Series 04-02*, Kore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December 2004), pp. 1-123.
- Beeson, Mark, "Southeast Asia and the Politics of Vulnerability,"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3, No. 3 (June 2002), pp. 549-564.
- Bergsten, C. Fred, "China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Implica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Policy Brief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ashington D. C.), No. PB07-3 (May 2007), pp. 1-8, <http://www.wcfia.harvard.edu/fellows/papers/1995-96/smg01.html>.
- Bergsten, C. Fred, Bates Gill, Nicholas P. Lardy and Derek Mitchell, *China: The Balance Sheet- What the World Needs to Know Now About the Emerging Superpower*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6).
- Bhagwati, Jagdish, David Greenaway and Arvind Panagariya, "Trading Preferentially: Theory and Policy,"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108, No. 449 (July 1998), pp. 1128-1148.
- Bhagwati, Jagdish,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at Ris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 Boyd, Sir John, "China and Japan," *Asian Affairs*, Vol. 36, No. 3 (November 2005), pp. 275-288.
- Busse, Nikolas, "Constructivism and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2, No. 1 (March 2001), pp. 39-60.
- Buzan, Barry and Gerald Segal, "Rethinking East Asian Security,"



- Survival*, Vol. 36, No. 2 (Summer 1994), pp. 3-21.
- Buzan, Barry, "The Asia-Pacific: What Sort of Region in What Sort of World?," in Anthony McGrew and Christopher Brook, eds., *Asia-Pacific in the New World Or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p. 68-87.
- Buzan, Barry, Ole Waever and Jaap de Wilde,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8).
- Cai, Kevin G., "Is a Free Trade Zone Emerging in Northeast Asia in the Wake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Pacific Affairs*, Vol. 74, No. 1 (Spring 2001), pp. 7-24.
- Calder, Kent E., "China and Japan's Simmering Rivalry," *Foreign Affairs*, Vol. 85, No. 2 (March-April 2006), pp. 129-131.
- Carter, Ashton B. and William J. Perry, *Preventive Defense: A New Security Strategy for America*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8).
- Chen, Vincent Wen-Hsien, "Regional Institutions in East Asia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ssues & Studies*, Vol. 36, No. 3 (May-June 2000), pp. 103-129.
- Chong, Soo Yuen and Jung Hur, "Small Hubs, Large Spokes and Overlapping Free Trade Agreements," *The World Economy*, Vol. 1, No. 12 (December 2008), pp. 1625-1665.
- Collins, Alan, *Security and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3).
- Cossa, Ralph A., "East Asia Community Building: Time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Get on Board," *Issues & Insights (CSIS)*, Vol. 7, No. 17 (October 2007), pp. 1-13.
- Dent, Christopher M., "Taiwan and the New Reg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East Asia," *The China Quarterly*, Issue 182 (June 2005), pp. 385-406.
- Dixon, Chris,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South East Asia," in Jean Grugel and Wil Hout, eds., *Regionalism across the North-South Divide*



-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p. 115-133.
- Gruenwald, Paul and Masahiro Hori, "Intra-regional Trade Key to Asia's Export Boom," *IMF Survey Magazine: Counties & Regions* (February 2008), <http://www.imf.org/exyernal/pubs/ft/survey/so/2008/car02608.a.htm>.
- Hund, Markus, "ASEAN Plus Three: Toward a New Age of Pan-East Asian Regionalism? A Skeptic's Appraisal,"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6, No. 3 (September 2003), pp. 383-417.
- Hurrell, Andrew, "Regionalism in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n Louise Fawcett and Andrew Hurrell, eds., *Regionalism in World Politics: 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37-73.
- Jisi, Wang, "China's Changing Role in Asia," in Kokubun Ryosei and Wang Jisi, eds., *The Rise of China and a Changing East Asian Order* (Tokyo: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2004), pp. 3-21.
- Kahler, Miles,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gration*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5).
- Karniol, Robert, "Why Asia Must Search for a Security Formula," *Jane's International Defense Review*, Vol. 33, No. 2 (February 2000), pp. 38-43.
- Kim, Sunhyuk and Philippe C. Schmitter, "The Experience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Potential for Northeast Asian Integration," *Asian Perspective*, Vol. 29, No. 2 (Summer 2005), pp. 5-39.
- Kornberg, Judith F. and John R. Faust, *China in World Politics: Policies, Processes, Prospects* (London: UBC Press, 2005).
- Langhammer, Rolf J.,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Regionalism,"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30, No. 2 (June 1992), pp. 211-232.
- Lanteigne, Marc,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lternate Paths to Global Pow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 Lantis, Jeffrey S. "Strategic Culture and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 No. 3 (Fall 2002), pp. 87-113.
- Lee, Jong-wha and Innwon Park, "Free Trade Areas in East Asia: Discriminatory or Non-discriminatory?," *World Economy*, Vol. 29, No. 1 (January 2005), pp. 21-48.
- Lipson, Charles, "Why are Some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Inform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5, No. 4 (Autumn 1991), pp. 495-538.
- Manning, Robert A. and Paula Stern, "The Myth of the Pacific Community," *Foreign Affairs*, Vol. 73, No. 6 (November-December 1994), pp. 79-93.
- Mansfield, Edward and Helen V. Milner,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An Overview," in Edward Mansfield and Helen V. Milner,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19.
- Mark Beeson, "The ASEAN Plus Three and the Rise of Reactionary Regionalism,"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5, No. 2 (August 2003), pp. 254-268.
- Mattli, Walter, *The Logic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Europe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Mearsheimer, John J.,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2001).
- Morada, Noel M., "ASEAN and the Rise of China: Engaging, While Fearing, an Emerging Regional Power," in Kokubun Ryosei, and Wang Jisi, eds., *The Rise of China and a Changing East Asian Order* (Tokyo: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2004), pp. 229-240.
- Narine, Shaun, "ASEAN and the ARF: The Limits of the 'ASEAN Way'," *Asian Survey*, Vol. 37, No. 10 (October 1997), pp. 961-978.
- Nye, Joseph S., "The Case for Deep Engagement," *Foreign Affairs*, Vol. 74, No. 4 (July-August 1995), pp. 90-102.
- Nye, Joseph S.,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2).
- Pasadilla, Gloria O., "East Asian Cooperation: The ASEAN View," in Zhang Yunling, ed., *East Asian Cooperation: Searching for an Integrated Approach* (Beijing: World Affairs Press, 2004), pp. 217-247.
- Roy, Denny, "Hegemon on the Horizon? China's Threat to East Asia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p. 149-168.
- Segal, Gerald, "East Asia and the 'Constraint' of Chin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4 (Spring 1996), pp. 108-120.
- Senatorov, Alexei, "Japan: From 'Single-country Pacifiism' to a 'Normal Country'?" *Far Eastern Affairs*, Vol. 32, No. 1 (January 2004), pp. 55-75.
- Smith, Gary J., "Multilateralism and Regional Security in Asia: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ARF) and APEC's Geopolitical Value," *The Weatherhead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University)*, Paper No. 97-2 (February 1997), pp.1-21, <http://www.wcfia.harvard.edu/fellows/papers/1995-96/smgo1.html>.
- Sutter, Robert G., *Chinese Foreign Relations: Power and Policy Since the Cold War*. (Marylan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8.).
- Tumbarello, Patricia, "Are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in Asia Stumbling or Building Blocks? Implications for the Mekong-3 Countries," *IMF Working Paper*, WP/07/03 (March 2007), pp. 1-22.
- Wanandi, Jusuf, "Challenges to the East Asian Community and the Moves Forward," *The Indonesian Quarterly*, Vol. 32, No. 2 (June 2004), pp. 111-116.
- Wanandi, Jusuf, "China and Asia Pacific Regionalism," in Kokubun Ryosei, and Wang Jisi, eds., *The Rise of China and a Changing East Asian Order* (Tokyo: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2004), pp. 37-48.
- Webber, Douglas, "Two Funerals and a Wedding? The Ups and Downs of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and Asia-Pacific after the Asian Crisis,”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4, No. 3 (September 2001), pp. 339-372.

Yahuda, Michael, “Chinese Dilemmas in Thinking about Reg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 *The Pacific Review*, Vol. 16, No. 2 (June 2003), pp. 200-203.

Yuan, Jing-dong, *China-ASEAN Relations: Perspectives, Prospect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Interest* (Carlisle, PA: 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2006).

Yue, Chia Siow, “The Rise of China and Emergent East Asian Regionalism,” in Kokubun Ryosei, and Wang Jisi, eds., *The Rise of China and a Changing East Asian Order* (Tokyo: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2004), pp. 49-75.

